

鄭板橋四子書真蹟 並名署



序

戎馬倥偬嚴城獨夜搔時感事惄然於
人心不靖道德觀念之載胥及溺也秘書淡
子鐵隍誠篤士也一日欣告余謂有故家生
板稿四書墨蹟待價余意鄭子曠遜至在
少年與徐宗于陸白義筆以四書五經相切
劘要在漸剔溝貫而已豈遽手鈔成帙哉

無何淡子竟以書來阿那道動築差列星真
蹟也傳之子孫可以永寶矣既思陽明之學
得之孔子而東鄰昌之且以強國矣孔子不又
愈乎顧膚視者曰人國之民所以教之訓之士
之農之工之商之敦促而進之別有道左庸
詎知安身立命之胥以是字而我國誤於章
句之咷嘒謬於致知格物之用生衆食寡為

疾用舒之經畫正德利用厚生之秩序以及
貧弱不返其本乃曰四書五經之足以誤人
家國也其然豈其然乎比者國家宗垂業
成議矣高中學復往則尚待國民請願
由今觀之凡我國學子財力資質有不及
歷級以入大學者猶終其身不得與於孔子
之學也吁惑矣蓋嘗見諸教育普及國矣

其書之引人瀏覽也刷印與裝訂加精又
聞諸教育家矣其房虛星昂之休沐也經
史子集住人自擇審以速差板槁之書注固
人知所寶貴而先覩為快者也藏之家不
外公之世俾我國學子得以時繙閱奉
揚珠泗休風也於是用珂羅板印之都若
干部冀收消滌名教之助抑有進者業

精於勤荒於嬉曠逸於鄭子於此書之外
尚有手鈔五經一部其擣、矻、有以此者則
其他之沈浸於學者可知我國學子有見
此書而益加刻勵者乎是則余之所深望
也蓋五經墨蹟之能存彷行以成是本尤切
望於海內收藏者

民國三年春季偕兵使者張錫鑾書於奉

天節署之寄園時年七十有三



鄭子板橋以不羈才隱於
爲宰其磊落瑰奇之氣一
寄之書畫間人第見其灑
落多姿風流自賞而不知
下帷攻苦純而後肆其興

酣落筆蔚然經籍之光皆
自讀破萬卷來也此編桓
初得之於裴君昕夕展覽
藉以自束身心而已

觀復將軍知之以世衰道

微羣言清亂聖經賢傳將
有廢棄而不讀者乃索取
是書付之石印俾廣流傳
使海內莘莘學子咸曉然
於初學入德之門由格致

而誠正而修齊而治平明
體達用為邦家光則於鄭
子刻苦自勵之懷庶乎其
不負矣夫

將軍之津逮後學與桓之

自束身心其廣狹為何如哉聞之鄭子治經尚有手讀之本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世之有心人儻亦聞風興起也與乙卯寒食前三

日談國桓敘戴章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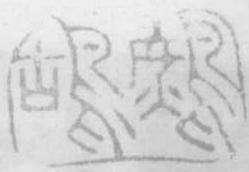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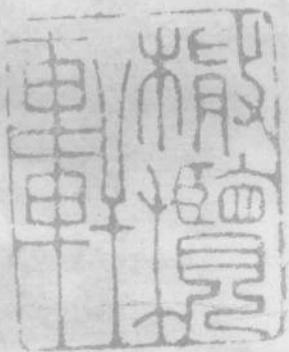


四
書
口
讀



丁巳年
王世襄
藏

四
書
手



板橋生平最不喜人過目不忘而四書五經自家又未嘗時刻而稍忘與他當忘者不容不忘不當忘者不容不忘耳戊申之春讀書天寧寺咭哩之暇戲同陸徐諸硯友賽經生熟市坊間印格日默三五希或一二希或七十餘紙或興之所至可三二十希不兩月而峻工雖字有真艸訛滅之不齊而語句之間實無毫釐錯謬固誦讀之勤忘刻苦之驗

也
孔夫子刪書聖也秦始皇燒書暴也則非始
皇与孔子前人嘴也不乃妄加芟除矣近見有
腐儒之儕口全禮不便幼學甚且為不便
兩闡簡而為體詁又簡而為提要為心興殊
可痛恨夫使禮果可刪前人必何必嘴之為
經既已著之為經吾人夏泛而刪之不樂於法
孔子而而始皇乎可乎不可乎而要之必無足深
歎此老儒腐儒之見必僅为不便幼學不便而